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19.12.001

《周易》“重生”精神的生态美学解读

李天道¹ 蔺 若²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6; 2.成都师范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周易》具有一种“重生”精神,肯定与歌颂“生”“生生”品格,以“生”为“美”与最高审美域。这种“重生”精神具有一种浓厚的质朴、率真的风韵品性。并且,《周易》还对“乾元”与“坤元”等两种“阴阳”元素的生命底蕴与生命潜核进行了深入考察,极力赞美“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推举生命的“动静结合”之“美”,推崇“保合太和”之生态审美域。运用现代生态美学理论,对其“重生”美学精神以及“生”“生生”等概念作一阐释,揭示其生态美学意义,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关键词:《周易》; 生生; 生命绵延 “重生”精神; 生态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19)12-0001-05

《周易》“重生”,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问题上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强调“人”应该与万物自然和谐互动。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必须致力于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美与共的生态场,以维护化化不已、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间的生命现象。这种“重生”精神与现代生态美学思想和“重生”精神是一致的。

在中国,《周易》历来就被誉为“大道之源”与“群经之首”,认为是古代圣人穷神知化、极深研几的经典之作,其《系辞》所论“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彰显了“生生”“生”在天地万物中的特殊意义。作为宇宙自然、万有大千中的一种基本生命现象,“生”不仅是“天地”间最高、最大的德性和纯一的审美功能,而且是“天地”间生气运化的基本活力和生态呈现。“生生”呈现出“天地”间的大德、大美,其中深深地蕴涵着“生”之几微奥妙与活力、动力问题。《周易》对“生”之性质的基本定位,表述了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强调了宇宙大化间生命的化化不已、生生不息。其生态美学思想倾向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之间主张“阴阳互动”“乾坤”“保合太和”,提倡“大生”“广生”“乐生”,认为“人”

应该追求“配天地”“配四时”“配日月”“配至德”之生态审美域,推崇“天地人”三才合一、一体之审美意识,强调“人”应该与生存环境和谐互动,“人”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致力于创建“天地”“天人”间的和谐圆融关系,为中国古代生态美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研究《周易》的生态美学思想,挖掘整理其生态美学思想资源,无疑是有益和必要的。

《周易》推重“生”“生生”,具有一种“重生”美学精神。所谓“生”,其意为生机、生意、生命力、生机勃勃及其呈现态。其在《乾卦·彖传》中强调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1]89}朱熹解释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2]50}这就是说,“太和”,即天地间冲和之气,而所谓“冲和之气”,乃是“阴阳二气”激荡氤氲、相交相感、相应相和、相互汇合而达成“和”之域的至纯、至精、至净、至洁的生命之气。这种达成“和”之域的最佳状态的“气”,又被称之为“真气”“精气”“和气”。“太和”,也即最高的和谐状态。“和气”,即对宇宙间万有大千、所有一切给予无限生意的和平而轻淡的“气”,因此,“和气”“太和之气”,又称之为“生气”。清周亮工《庚子嘉平五日雪初闻欲徙塞外》诗云:“遥看松栝叶,生意已津津。”“生气”充盈,万物始

收稿日期:2019-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13AZD029)。

第一作者简介:李天道(1951-)男,四川彭州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美学。

要事物本身“有心”“有性”。一切生命都蕴藉着一种勃勃生机,一种向生性和趋生性,一种化生的势能。随时准备乘时乘势生发出去,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就会待势乘时、厚积薄发、生机焕发,以涌现奇迹。这种势能乃生命之本性,蕴藉于事物自身,呈现为一种生命力、生机,又被称之为“化生性”“内生性”“趋生性”“活力性”“向生性”“变易性”。生命之流,周流不息。所以说,《周易》之“易”,就是“变”就是“生”,其本身就意指生育万物、创化生命。并且,这种生育与化生是自然而然的。据《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曾经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204}“天”给了万物以生命,让万物化生化合,繁衍生息,生生长流,自然天然地生育、生长、生存。“天”就是万物自然而生的符指。万物之生,乃原本如此,块然而生,自己而然,自生自化,天道自然,天然如此,非外力所为,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化自生,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没有任何主宰与役使,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天”是纯真、诚明的,生成万物,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载。所以说,“天”的属性是谓玄德。“天”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生养了万物而不自恃有功,生养了万物而不做他们的主宰,滋润万物而不损害万物。“天”生成、滋润万物,不与万物相争,不居功,无为自然,没有私欲,万物生焉是他包容化育的结果。“天”没有说一句话,然而四时运转不息,万物得以滋生。

在此种意义层面,“生”“生生”乃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属性,并且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天然纯然,通过“阴阳二气”的化生化合,与五行运行而生成、生育万物。这种“生”“生生”又呈现为内在于万物的一种“能生性”。有了这种“能生”,万物才能够生其所生、自其所自、然其所以。万物总是自在、自行展示着自己的“能生性”。而“能生性”也总是呈现为万物自身的“生”,展开出自身的“生”的可能性,也就是去追溯“生”的天命。这个过程是“生生”之流,为向外的道路。对内要求得湛然澄明,对外要能够应接万机。应接万机中最重要的是要在其中追寻天道。而天道在显现的同时,还有隐失的一面。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只是一个现成的所是。然而,就物之为物来说,则始终是“能生”的可能性。有了这种“能生性”,才说得生其所生。所以说,“生”是万物自身的显示,是

天道的展开。天地自然间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花开花败,四季兴替,乃至人事的盛衰,都是一种自然、天然、本然的显现。所以,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在他看来,宇宙万物只是一个现成的所是。就生之为生而言来说,万物始终内蕴着“生”的可能性。有了这种“能生”,或谓“内生性”“能生性”,万物才生其所生、生生不息。

“天道”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运转,万物依照其本然性情化生化合、感应生发,显现着其内在的勃勃生机与充盈活力。而《乾卦·彖传》所谓的“保合太和”,其实就是指“乾坤二卦”与“阴阳二气”间的那种协调、和谐的高度理想化的整体生命状态,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与生命体内部的和谐而形成的“能生性”。在《周易》生态美学的立场看,“太和”是生命开始的源泉,是“内生性”“能生性”得以生成的原初域。“乾坤”,实质上符指“天地”,相依相成、相对相合,于交感应和中承担着“大始”“大生”与“成物”“广生”的作用。天地交通,上下交志,则“大生”“成物”通泰、亨利、通畅、顺通、便利。“保合太和”既符指“和”乃生命之生成域、生态场,同时也意指生命历程的生息不止和生命活力尽皆来自于“和”“太和”。如果“乾坤”“阴阳”不能达成“和”之域,以实现相互一体圆融、相合和熙交合,则必然会影响万物之“生”的态势,影响及“内生性”“能生性”的形成。进而影响万物的生存、繁衍、生育、生养与生意。

同时,“太和”之生态场也是“乾坤”“阴阳”相互的依存与制约、协调与和谐的“生”之生命域。“乾坤”“阴阳”的和谐是通过其间不断的交合、感应和转化而得以达成的。生命之道其实就是“乾道”与“坤道”,即“一阴一阳之道”。因此,“乾坤”“阴阳”之和合对于生命世界具有根本作用及影响。“乾坤”“阴阳”的相推相济是生生不已的动力。“乾坤”“阴阳”之间的相摩、相推产生了无穷的生命力,为生命存在提供了一个和谐而有序的生态场。《周易》生态美学认为,整个宇宙乃是一个富有生命的、交感流变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富含生机与活力的生态场,而“人”则应该以生命的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来对待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大生命,作为小宇宙的人,就生活于这一生态场内。因“阴阳二气”的氤氲激荡,天地间万物动静不已。动静也分为阴阳,动是阳,静是阴。动静之合适与否,对人体阴阳的影响很大。养生以动化静,以静运其动,合平阴阳之道,所以能通和脏腑、去旧生新。由于阴阳之间能转化,到一定的时间会出现自动动作,这就是静极生动、阴

极生阳的表现。所谓“仁,天心也”,将“人活着”和自然界的存在和万物的生育看作宇宙自然的“大德”,这就是以“情”为体,将“人活着”予以宇宙性的泛情感化,即给予整个宇宙自然以温暖的,肯定“人”的情爱性质来支撑“人活着”。

二

在《周易》生态美学看来,“生”“生生”的生态场是“和”。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和兑,吉”,“利者,义之和也”,“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履,以和行”,“和”乃和谐圆融之审美域,即如《中庸》所指出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21}。达成“和”之域,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和”之审美域是万物得以生发无限生意的生态场。

“太和”,也即“阴阳二气”所达成的最高和谐状态。“阴阳二气”达成圆融和熙、至和至纯之域,则利于万物生育。万物之生,是“阴阳二气”感应交合的结果。阴阳合和而化,万物以阳为质,以阴成形,才有显在的世界。所以说,“保合太和,乃利贞”。自然万物尽皆秉受太和之气,以为性命者,皆有以保合之,使之各正以遂其生。“乾”为万物得以有“性命”的根本,“坤”乃万物得以“保合”、资生以成形的要件。也就是说,顺成天道,万物得以生,须资之“乾阳”;由此,尚须资之以“坤阴”。一切物种始生之初,“乾阳”赋之以性命之质,但性命无载体,亦只不过性自性、命自命,无展现的依赖。因此,万物之生,要变成现实,必须是万物有生之初,“乾阳”赋之以质的同时,“坤阴”赋之以形,使性命有所托。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说“乾道,一阴阳也”。所谓“乾道”,即“乾卦”的运行规律。“乾”本纯阳,而其“道”乃“一阴阳”者,正是基于这种道理。同样,“坤道”也是“一阴阳”之“道”,否则,“坤”不能育生万物。品物咸资以“乾坤”“阴阳”,从而生生不息。“坤”虽有厚载之德,但它必须与“乾”合德,才能使万物“生生不息”。天地间的活力、生机,来自于元气,元气由“阴阳”二者构成。阴阳相交达到“保合”“太和”之度,则合同而化,因时顺气,以生成繁衍万物。“易”即“变”,即“化”,“变”“化”即“生”。天地变化之道,也就是生之道。“生之道”,即“一阴一阳”,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阴阳互补,才能发生变化,进而化化不住、生生不已;阴阳交感、刚柔相济、融合和谐、太和圆融之域,乃是“生”“生生”的基础。所以说“太和,和之至也”。“太和”之域是在“阴阳二气”相依相成、相反相成、相辅相佐的生

化流程中动态地达成的。“阴”“阳”只有达到和谐,达成“太和”之域,才能使宇宙万事万物蓬勃发展。这种“太和之域”不是机械的、静止的,而是“阴阳”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尽“阴”来,“阴”去“阳”至。元曲家宫天挺《范张鸡黍》第一折云“阴阳运,万物纷纷,生意无穷尽。”清周亮工《庚子嘉平五日雪初闻欲徙塞外》诗云“遥看松栝叶,生意已津津。”“和气”,对一切给予无限生意的和平而轻淡的之气。因此,“和气”“太和之气”,又称之为“生气”。皎然《郑容全成蛟形木机歌》诗云“苍山万重采一枝,形如器车生意奇。”范公偁《过庭录》云“(王齐叟)尝画梅影图,形影毫釐不差,万荷图状极纤细,生意各殊,识者奇赏之。”

受《周易》“重生”“广生”“乐生”审美意识的影响,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美学崇尚自然淳朴,喜好一种生意盎然、生机勃勃、蓬勃生气的景观,所谓“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主张审美者应该走进自然,“纵浪大化”,“与造化为友”。清代画家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得好,基于仁心仁性,“人”对于天地间的所有生物,都爱之真真,仁之切切。然而,这种仁爱,必须遵循“自然之道”,然其所然,仁其所仁,务令忠厚悱恻。仁爱、珍惜万物之天然自然的生存态。他认为“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絪縕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他自己就是遵循这种生其所生、如其所生的审美意识,平生最不喜欢的事,就是“笼中养鸟”。在他看来“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因此,在信的结尾,他反复强调指出,不得在笼中养鸟。这样做,不是不爱鸟。如果要养鸟,正确的做法是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致使这些树枝繁叶茂、绿叶扶疏。树多鸟自然多,“鸟国鸟家,晨鸣啁啾一片,非一笼一羽之乐”。所以他最反对“笼中养鸟”。你早上起来,一出门,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快乐。在他看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斯为大快”。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这就叫“各适其天”^{[4]40}。“各适其天”就是顺其自然,方其所方,自其所自,万物天然自然地遵循自生的生存态势以存其所存、生其所生。而“人”当然也应该遵循自然,从而才能够于效法自然中获得一种最为高妙的审美感受。

在《周易》生态环境美学看来,天地自然是一个

大生机,充满了生命,乾为大生,坤为广生。包括“人”在内,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生命整体,其中充盈着鲜活的生意,影响及中国艺术。在中国艺术看来,这种生命、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在这种观赏中,审美者能够从中达成“人”与万物一体的审美域,得到极大的审美快乐。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这种审美意识,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观。“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天地间万有大千化生化合,“美”无处不在,“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5]¹⁰⁹。“自然”之美境,与大道同体,与天地同功,自然高妙。所谓“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种种自然美景,都是天理的外在呈现,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道、物理与伦理彼此相通,“天理即人性”。“道”存在于包括风花雪月在内的具体事物里面,诗人通过这些具体事物来体现道。因此,通过

自然风月,可以发明天理、体认人性。“人”顺应自然本然之天理,不将主观意志强加于物,“归朴”“守静”则能够与自然冥契合一,体认到物我同体与生命的意义、天理的流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6]⁴¹⁵“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美,是一种快乐。若“人”能在探索宇宙自然过程中爱护万物之生意,宇宙自然不会辜负“人”缔造文明的美好愿望。细读古代的艺术作品,无论是都市人物、岩穴之士、异域风情,还是烟霞巨嶂、庭院园林、草间生活,皆能在幽淡静醇、清朗灵秀的意境中,表达出万物争春、生机勃勃,充满“生”的光辉,洋溢着最为“可观”的生意。人与自然间保持着亲近而又理性的距离,既儒雅悦目,又温厚平和。正如《周易》生态美学思想所诏示的,天地、乾坤的弘大德泽,在于因任自然,如其所是,如其所生,以致使万物生生不息、化化不已。

参考文献:

- [1] 孔颖达.周易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朱熹.周易本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3]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 [4] 郑板桥.郑板桥家书评点[M].长沙:岳麓书社,2004.
- [5] 杜黎均.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6] 程颢.秋日偶成[C]//包和平.书画千家诗.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An Eco-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 of Rebirth in *Zhou Yi*

LI Tiandao, LIN Ruo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
2.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1130)

Abstract: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a spirit of "rebirth". It affirms and eulogizes the character of "life" and "life". It regards "life" as the "beauty" and the highest aesthetic realm. This spirit of "rebirth" has a strong charm of simplicity and frankness. In addition, *Zhou Yi* also mak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life details and potential nuclei of the two "Yin and Yang" elements, such as "Qian Yuan" and "Kun Yuan", vigorously praises "Da Da Qian Yuan" and "Zhi Da Kun Yuan", promotes the "beauty" of the "combination of motion and quiet" of life, and esteems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realm of "Baohe Taih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rebirth" and the concepts of "birth" and "birth" by using mod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ory, and to reveal its ecological aesthet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Zhou Yi*, SHENG SHENG, life extension, "rebirth" spirit, ecological aesthetic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冯芳)